

第一现场

回归“真实”的初心——

真人秀综艺如何重新赢得观众的信任

——以《歌手2024》《灿烂的花园》等节目为例

□本报记者 刘鹏波



《歌手2024》剧照

真人秀综艺作为综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互动性和娱乐性吸引了大量观众。然而，随着真人秀节目数量的激增，一些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和话题度，逐渐偏离了“真实”这一核心价值，导致观众对此类节目的信任度下降。随着《歌手2024》《灿烂的花园》《花儿与少年·丝路季》等节目的热播，真人秀综艺正在回归“真实”的价值诉求，重新赢得观众的信任。

真人秀综艺的初心

真人秀节目起源于20世纪末，最初以记录真实生活、展现人物真实情感的特点受到大众瞩目。早期的真人秀节目，强调的是参与者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反应和互动。节目制作者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拍摄记录，捕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变化，力求展现一个未经修饰的真实世界。这种真实性的追求，使得真人秀节目迅速在荧屏收获大批观众。大家被节目中的真实情感所吸引，对参与者的故事产生强烈的兴趣和情感投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真人秀节目开始过度依赖剧本、剪辑和特效，使其真实性受到质疑。比如有的节目为了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和炒作话题，开始编写“剧本”，引导参与者按照既定的情节发展行动。这种做法背离了真人秀综艺的初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让节目更加具有戏剧性和娱乐度；但久而久之，观众不得不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因而影响了节目效果。此外，有些节目制作者还通过特殊的剪辑手段和特效技术，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和包装，以此激发观众的情绪。这些外加的技术手段，无疑会导致节目内容失真、失信。

真人秀综艺的“真实”，不仅是指节目中事件真实的发生，更包括人物情感的真实表达、互动的真实性、节目内容对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等等。可以说，真实性是真人秀综艺吸引观众、建立信任和传递正能量的基础，是节目的立身之本。但随着多年的高速发展，不少真人秀综艺从一开始对真实生活的强调，到逐渐依赖剧本和剪辑，走向“一切为了流量”的极端。如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寻求回归“真实”的初心。

动态

专家研讨月影风声的《鲲龙》：

网络文学需要“大生活”的书写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内蒙古作协主办的月影风声《鲲龙》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闫艳，内蒙古作协副主席张小花、沧月做客，以及网络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读者共40余人与会研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主持会议。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网络小说，《鲲龙》以中国航空工业为背景，讲述了国产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从设计到研发的全过程。小说深入刻画了这一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背后的科研人员，通过描写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奋斗历程，展现了航空人的拼搏精神和对航空事业的热爱。

何弘表示，《鲲龙》不仅是一部反映新中国“大国工业”的技术流行业文，更是一部深刻体现科研人员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刘海洋的视角，展现了航空人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历程，以及他们对航空事业的深深热爱和坚定信念。以月影风声为代表的网络作家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幻符号的套用，而是将属于他们的特殊时代记忆和家国感悟融入创作，聚焦普通人的生命境遇，书写普通人在矛盾、困顿中的挣扎和拼搏。

《歌手2024》用直播引爆话题

阔别四年、重回观众视野的《歌手2024》，突然在近期火爆全网，其本质原因正在于回归真人秀综艺秉持“真实”的初心。作为一档音乐竞技类节目，《歌手2024》首次采用直播的模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现场的原始氛围和歌手的即时表现，让屏幕前的观众可以实时感受歌手的演唱状态和情感表达，并随时进行留言互动。节目中歌手们的现场演唱没有经过任何修音，以最原始的状态呈现，这意味着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将被放大，被观众捕捉到。与之前通过修音等手段制造的“完美”演出相比，《歌手2024》的“直播”真正让舞台演出回到纯粹的自然状态。

现场直播意味着屏幕前的观众和歌手们一样，没有谁能提前知道比赛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存在此前一些竞技类综艺提前“泄题”的可能。这一方面增加了比赛的悬念，让节目更加具有观赏性；另一方面，观众通过实时预测、竞猜、评论等，也让他们更加有



《灿烂的花园》剧照

参与感。正如《歌手2024》节目监制洪啸在该节目的发布会现场所言，“直播可以增强很多互动性，比如全民预测，这个只有在直播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以前会苦恼录播后怎么不把比赛结果透露出去，想了很多办法。现在不用想办法了，因为现场的歌手和观众都是同一时间知道结果的。所有的观众都可以预测结果，只要猜对就会有奖。”

事实证明，《歌手2024》的直播模式让这档“老综艺”焕发新机。首期节目播出后热度“水涨船高”，每一期的相关话题都会霸占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单。观众通过弹幕、留言、评论等形式，不断“开发”竞技歌手相关话题、热梗。这种互动参与获得的体验感，在某种程度上让观看《歌手2024》的所有观众组成了一个潜在的秘密群体——大家虽然只在网络上“相遇”，但因为共同观看了《歌手2024》，具有相同的观看经验，从而产生可以相互交流和分享的话题，评价歌手的现场演唱、猜测赛榜歌手的人选，以及歌手们在镜头前的真实反应和趣事，甚至主持人在直播过程中不经意的“嘴瓢”……都让观众获得全新的体验。

“真实感”是征服观众的利器

《歌手2024》将直播贯彻在每期节目中，成功用“真实感”征服观众，侧面说明了当真人秀综艺回归“真实”的初心，它们将重新赢得观众的信任。无独有偶，《花儿与少年·丝路季》作为去年评价最高的综艺节目，也非一档全新的综艺，而是《花儿与少年》系列的第五季，虽说是“综N代”，但随着节目的播出，观众逐渐意识到该季的不同之处。由秦海璐、秦岚、辛芷蕾、迪丽热巴、赵昭仪、王安宇、胡先煦组成的嘉宾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又极其和谐。几位演员在横跨亚欧大陆，游历沙特阿拉伯、克罗地亚、冰岛三个国家的过程中，展现出自然真实的个性，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可以说用“真情”打动了观众。

凭《狂飙》出圈的演员张颂文等参与的综艺《灿烂的花园》同样如此。这部号称“没有剧本、没有行程、没有目的”的“三无”真人秀综艺，刚一播出就受到大家的欢迎。节目跟随张颂文的视角，记录了他在北京顺义家中的生活日常，还特别邀请多位好友、艺人，到他的新家体验生活。节目中时隐时现的“大小演”、说走就走的“旅行”等，都让观众看到了一档与众不同的综艺。正如张颂文在节目中所言，“我的人生不是按剧本来的，如果你想记录我的生活状态的话，你们不要给我做编剧，我自己做我的编剧就好了”。这种不追求强冲突、游戏感和竞技感的特质，让该节目流露出了一种少见的烟火气，反而切中网友们对“向往的生活”的期待。大家纷纷留言表示，自己被节目中的生活气息深深治愈。

以上这些作品的成功无不提醒我们，真人秀综艺要想重塑观众的信任与节目的价值，必须减少“剧本”化，回归“真实”的初心，允许嘉宾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发挥，展现真实的自我。许多人认为，过度追求“真实”的真人秀综艺会面临相应的商业压力，比如广告收入和收视率。然而，《歌手2024》《灿烂的花园》《花儿与少年·丝路季》这些节目流量与口碑的双丰收，为回归“真实”初心的真人秀综艺扳回一局，证明了真实的价值和力量。真人秀综艺想要持续受欢迎，必须重新寻回“真实”这一内核，重塑观众的信任，从而在竞争激烈的文娱市场中站稳脚跟。



《花儿与少年·丝路季》剧照

让好故事生生不息

2024 阅文创作大会举办

“阅文书院”也落户黄山风景区，将为网络作家提供更多创作、采访和交流的空间。

“服务好创作者，阅文要继续做好两件事：一是培育好土壤，让好故事源源不断生长；二是搭建好舞台，让好内容实现更大价值。”侯晓楠表示，阅文将进一步深耕创作土壤，前置IP运营，打造开放共创的社区生态；为创作者内容开放机会扩容，发力可视化与线下场景，升级“短剧星河孵化计划”、实现三年百部影视、动画开发，探索“IP+文旅”新机遇；夯实“多模态基建”，打造AIGC赋能的多模态大平台，继续探索衍生品、卡牌等商业化联动。

阅评计划

近年来，网络作家不断投身到现实题材的创作中。或许，回归现实的网络文学创作者还未能像经典的现实主义那样具备揭示社会本质、人生真相的深邃目光，但他们仿佛从幻想的天地归来，积极捕捉时代风云，并为这个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所感动。网络作家我本疯狂的《铁骨铮铮》就是这样一部质量上乘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小说取材于银西高铁建设这一时代大事件，塑造了铁骨铮铮的高铁建设者谱系，实现了对中国式工匠精神的网络文学表达。

立意崇高 格调铿锵

中国高铁建设是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的大事件，也因其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成为国家形象、时代精神的象征。由于是向“苦背甲于天下”、地质和气候条件都十分恶劣的大西北地区拓展高铁线路，银西高铁建设十分艰巨，其建设过程中蕴藏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本疯狂原是兰州铁路局职工，曾参与了银西高铁的建设工作，成为网络作家后又擅长以热血澎湃的笔调书写战斗故事。因而，银西铁路建设者艰苦奋斗的事迹自然地引起了我本疯狂的情感共鸣，化作其创作题材。

小说立意的崇高性集中地体现在人物精神境界的塑造上。通过塑造主人公形象来集中体现作品的精神主旨，是小说创作的常见方式。《铁骨铮铮》不是仅仅塑造主人公一个人的形象，而是通过对王忠国、刘建和吴振涛师徒三代人的形象塑造，展示了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工匠精神和这种精神的代际传承。如果说王忠国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生命实践点亮了工匠精神的火炬，那么刘建则用中流砥柱般的表现成了火炬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他们的高贵品质启示和温暖着吴振涛这样的接班人，让他经历挣扎、经受考验，完成了思想品质的淬炼升华。因为写活了工匠精神的代际传承，这部小说也就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工匠精神的内生动力。

还看到，《铁骨铮铮》抒写的工匠精神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工匠蕴道”这一中华民族工匠技艺世代传承的价值理念。而且如小说的人物塑造所揭示的，自主忠国始，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工匠精神不仅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更是将其与家国情怀、人民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更为崇高的奉献精神内涵。因此可以说，《铁骨铮铮》并非是对工匠精神的泛泛讴歌，而是对中国式工匠精神的虔诚礼赞，无怪乎读者称它表现了“刻写在铁轨上的中国精神”。

“铁骨”的双重含义

《铁骨铮铮》之“铁”不仅指向“高铁建设”这一题材，还寓意主要人物如钢铁一般坚定与刚毅的性格。主人公刘建就是一条“铁骨汉子”，他做事极有原则。不管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地位起落，他都始终坚持对工程质量严格把关。小说用多个情节来体现主人公的原则性，例如写到他为确保桥桩浇筑的质量而坚决反对压缩工期，甚至不惜顶撞、得罪上级；还写到他为了确保桥桩浇筑的质量而返工。这些情节充分表明，无论是权力还是金钱，都无法动摇刘建对原则的坚守。

小说还凸显了刘建敢于担当的品质。遇到棘手难题时，他迎难而上。师傅病危倒下后，他毅然承担起了总工程师的重任，将整个工程扛在自己肩上。发生了事故，他没有推诿回避，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接受处分。这一品质是如此的突出，他才会被人算计；也因为这一品质的突出，他才能够得到自治区委书记的欣赏，重新迎来事业的柳暗花明。除了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刘建还有机智勇敢的一面。小说用勇斗狼群、解救女友这一情节充分展示了刘建的冷静坚韧、有勇有谋，这是“铁骨汉子”的又一体现。

作者在塑造刘建这一人物时，注意书写其性格的发展。他在经历情感打击、事业挫折时，也曾表现出犹豫、彷徨，但作家没有因为想把他塑造成“铁骨汉子”而回避这些方面，而是把它们都表现出来了，并让主人公在其师傅的感染、不仅让刘建在历练中逐步成长起来。这样写不仅让人物的崇高品质变得更为可信，而且也让刘建更富于生气，让人感到他不只是一名“铁骨汉子”，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新时代青年。



中国式工匠精神的网络文学表达

评我本疯狂的《铁骨铮铮》 □周兴杰

刘建能成为一名“铁骨汉子”，离不开师傅王忠国对他的指引和熏陶。可以说，刘建的坚持原则和勇于担当，都是秉承王忠国的优秀品质。作为一名老铁路人，王忠国身上有着更为浓厚的家国情怀，这份情怀甚至可以化为一种事业上的执念，让他不顾个人安危，忘我地投入到银西高铁的建设中。因为深受师傅感染，刘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并影响到吴振涛这样的新一代铁路人。吴振涛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却不可或缺。小说描写他历经挣扎，终于“铁骨”渐生，实现了对中国式工匠精神代代相传的生动表达。

由于习惯基于通过所谓“人设”来创作人物，网络小说并不擅长刻画内心丰富、性格复杂的圆形人物，但却能够把已设定好的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我本疯狂笔下的王忠国、刘建等就是这样，他们被刻画出铁骨铮铮的好汉子。他们或许不是圆形人物，但也是扁平人物，或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有棱有角的“棱形人物”。

不忘故事性和趣味性

网络作家习惯了凭借“脑洞”来编故事，因此网络小说的叙事总是曲折离奇、跌宕起伏。这种叙事上的传奇性、趣味性正是网络小说的魅力所在，对读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因为内含生活逻辑，从根本上规约着它的叙事，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任意驰骋之地。我本疯狂曾坦言，在创作《铁骨铮铮》时也碰到了类似的困难。要写好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必须有叙事方式与策略上的调整，做到既坚持现实题材所要求的写实性，也兼顾网络小说阅读所需要的可读性。

《铁骨铮铮》采用主线与支线交织的方式编织叙事。小说主线围绕协调解决农村征地、银市黄河大桥和银市站改两个重点建设展开叙事，这三个方面涉及矛盾协调、质量把关和调度调控，是工程建设难中之难、重中之重。把主要人物放到这样的典型事件中去塑造，能充分展示人物的业务能力和精神面貌。能做到这些方面，是因为作者对铁路工程建设生活非常熟悉，这是现实题材创作成功的一大关键。同时，小说的几条支线着力刻画职场内部的权力斗争、不同人物的情爱纠葛，这有利于制造戏剧性冲突，也大大增强了小说叙事的曲折性、跳跃性。此外，勇斗狼群、解救女友的情节也满足了网络小说阅读对传奇性叙事的需要。

《铁骨铮铮》故事主线根据题材特点，抓住重点、难点事件来正面展现银西高铁建设的艰巨性，凸显了现实题材的写实本色；同时，与主线相穿插的故事支线则抓住了矛盾焦点来书写情感纠葛、职场斗争，叙事节奏明快而不失趣味性，满足了网络小说阅读对可读性的期待。而且，如此多线的交织，也有力呈现了铁路建设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传递出健康的事业观与爱情观，是与其主题、题材高度契合的叙事方式与策略。应该说，《铁骨铮铮》所采用的这种主线、支线相互交织的叙事方式，既适应了现实题材的书写要求，也保留了网络小说的叙事特质，对于仍然在探索中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而言是有启示意义的。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网络小说读者批评研究”(23XZW037)阶段性成果]